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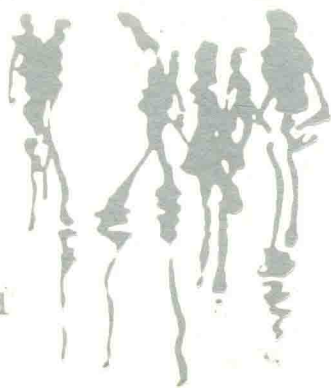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艾之凡 译

s t u d y
o f t h e
o p u l a r
m i n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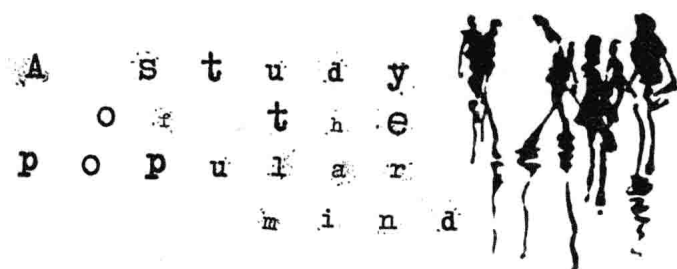
社会心理学经典之作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解读群体心理，驾驭群体智慧！

弗洛伊德推荐！

中山大学出版社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Gustave Le Bon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艾之凡 译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 (法) 勒庞著; 艾之凡译.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5

书名原文: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ISBN 978-7-306-04155-5

I. ① 乌… II. ① 勒… ② 艾… III. ① 群众心理学—研究
IV. ① 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8050号

出 版 人: 祁 军

策划编辑: 芥 子 秋 林

责任编辑: 杨旭光

封面设计: 棱角设计

责任校对: 张真伟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84110779

发行部 020-84111998, 84111981, 84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灵山装订厂

规 格: 880mm × 1230mm 1/32 6.75 印张 134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言 群体的时代.....	1
---------------	---

第一卷 群体心理.....	11
---------------	----

第1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思想联合的心理法则.....	13
-----------------------------	----

第2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25
--------------------	----

第3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49
-----------------------	----

第4章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61
-----------------------	----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69
-------------------	----

第1章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71
-------------------------	----

第2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93
--------------------	----

第3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109
----------------------	-----

第4章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133
------------------------	-----

第三卷 群体的分类和特点 147

第1章 群体的分类..... 149

第2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155

第3章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161

第4章 选民群体..... 169

第5章 议会 181

导言 群体的时代

提要：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演变/民族思想的变化必然导致文明的大变革/现代社会中的人对群体力量的信念/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因为它而改变/民众的崛起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们发挥威力的方式/群体力量所导致的必然后果/群体除了破坏以外起不到别的作用/衰老的文明逐渐解体也是群体作用的结果/人们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对于立法者和政治家来说研究群体的重要性。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有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如果只从表面看，似乎都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倾覆决定的。但是当我们对这些事件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后，就可以看到人民的思想在这些事件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而这些都隐藏在它们表面原因的背后。因此在真正的历史大动荡中，让我们吃惊的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些极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只有那些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才是能够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的重要变化。而那些所谓的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人类

2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最稳定的因素，是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这无疑是那些重大事件如此罕见的重要原因。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便是这种人类思想经历转型过程的关键时期之一。

两个基本因素构成了这一转型的基础。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因为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植根于这些信仰。其次是当今社会科学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由于准备将以往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新观念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而以往的观念虽已残破不全，却依然还保持着十分强大的力量，所以现在整个时代呈现出一种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

现在，我们还很难知道，这个看上去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又会是一些什么观念会为整个社会建立基础。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什么样的路线加以组织，它都必然会是一股新的力量，一股在大变革中最终会存在下来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在以往视为当然，而在如今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成功的革命所摧毁的众多权威资源的废墟之上，这股代之而起的唯一力量，在历史长河的滚滚洪流中必定会同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会成为唯一的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那个千真万确的群体时代，就是我们即将进入的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之前的欧洲，引起各种事变的主要因素，是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对抗，民众的意见在其中通常起不了多少作用，或着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而在当今社会引起各种事变的主要因素却正好相反，通常是得到政治承认的各种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及其相互对抗不再起作用了。群众的声音在这一时期已经取得了优势。正是这个声音在时时刻刻向君主们表明着群众的举动，使君主们在言行上开始不得不注意那声音的内容。因此就目前看来，铸就各民族命运的地方在民众的心中，而不是在君王们的国务会议上。

民众的各个阶层开始步入政治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日益成为了一个统治阶层，这便是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里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普选权的实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此它就不会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会作为这种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明确特征。群众势力之所以能够开始不断壮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的传播，这些观念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然后是为了让一些理论观念得以实现，单独的个体渐渐结为社团。正是通过这种结社，群体开始掌握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紧密相关的观念并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即使这些利益并不特别正当，但是却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现在群体成立了各种各样的联合会，并让一个又一个政权在它的面前俯首称臣。他们甚至还成立了工会，并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动和工资。他们还来到了支配着政府的议会，那些组成议会的议员们总是极为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他们实际上已经堕落成了那些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传声筒。

4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今天，群众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明确，就好像是非要把目前存在的整个社会给彻底摧毁不可，而他们所持的观点又与原始共产主义紧密相关，但是这种共产主义却只有在文明露出曙光之前，才能算是所有人类的正常状态。对工作时间加以限制，把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等分配所有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而将上层阶级消灭等等——这就是这些要求的全部内容。

群体不善于推理，但是却总是急于采取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往往会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在我们亲眼目睹下所诞生的那些教条，也很快就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对于专横武断的力量来说是从来都不容讨论的。群众的神权很快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那些向来与我们的中产阶级情投意合的作家，往往能够很好地将这些阶级的较为偏狭的思想、一成不变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给逐一反映出来。他们全都因为看到这种新势力不断壮大而感到十分惊恐。为了反抗人们混乱的头脑，他们不得不向教会道德势力发出了绝望的呼吁，而过去他们对这些势力是嗤之以鼻的。于是，他们开始向我们谈论科学的破产，开始心怀忏悔转向罗马教廷，开始以启示性真理的教诲提醒我们。然而，这些新的皈依者们几乎都忘记了一点，那就是，现在为时已晚。就算神祇真的被他们打动，此类措施也不会再对那些头脑产生相同的影响了，因为他们已不会再去关心任何一件能够让这些最近的宗教皈依者全神贯注的事情。今天的群众也将他们的劝说者们昨天就已经抛弃并予以毁灭的诸神给抛弃了。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河水流回它的源头，无论是神界，还是人间。

科学从来就没有破产，科学也从来没有陷进目前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之中，从这种状态产生的新势力也并不是它所造成的。科学唯一为我们许诺的是真理，或至少是在我们的智力能够把握的范围之内的一些有关各种关系的知识，它从来没有为我们许诺过和平或幸福。对于我们的感情，科学从来都是无动于衷的；对我们的哀怨，科学也从来都是不闻不问的。我们只能想办法和科学生活在一起，因为一旦幻觉被它摧毁，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其恢复。

在所有的国家里，我们通常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信号，向我们证明着群体势力的不断壮大。认为它过不了多久便会停止增长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它从来都不会给予理睬。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都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任何反对它的理论，都是纸上谈兵、徒劳无益的。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就是西方文明进入最后一个阶段的标志，它可能让西方社会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正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那么，这种结果我们能够阻止吗？

到目前为止，群众一直以来唯一最为明确的任务就是，彻底将一个破败的文明加以摧毁。当然，这并不只是只有今天才能够找到的迹象。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一旦失去威力，其最终解体，总是那些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来完成的，因此他们被称为野蛮人，也是不无道理的。正如我们所见，真正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实际上历来都是少数的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唯一所具备的只有强大的破坏力而已。回到野蛮阶段永远是他们的

6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规律。具有一套复杂的典章制度、从本能的感性状态进入能够未雨绸缪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只是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任何一个群体都毫不例外地证明了，所有这些事情，仅靠他们自己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群体的力量具有纯粹的破坏性，因此他们的作用就如同加速死尸解体的细菌。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时，最终让它倾覆的总是群众。只有在这个时刻，群众的主要使命才会变得清晰可见，此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便成为了唯一的历史法则。

我们的文明是否也蕴含着同样的命运呢？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现在我们还不能处在一个能够做出肯定回答的位置上。

但是无论情况如何变化，我们注定是要屈从于群体的势力的，这主要是因为群体的眼光过于短浅，从而让任何有可能让它守规矩的障碍都被一一清除。

对于这些正在成为热门话题的群体，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并不多。专业心理学研究者的生活又与它们相距甚远，所以也就常常对它们视而不见，后来当他们把注意力转到这个领域时，又一厢情愿的认为能够进行研究的只剩下犯罪群体了。当然，犯罪群体肯定是存在的，但除此之外，我们也还会遇到英勇忘我的群体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群体。而群体犯罪只不过是他们一种特殊的心理表现罢了。我们不能单单只是通过研究群体犯罪来了解他们的精神构成，就像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描述个人犯罪来了解个人一样。

然而，如果我们站在事实的角度来看，世上的任何一个伟人，任何一个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任何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

至于任何一伙人里的小头目，他们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群体的性格都有着出自本能的但却常常非常可靠的了解。正是基于这种了解，他们才能够轻而易举地建立起自己的领导地位。就比如拿破仑，他就对自己管理着的国家的群众心理，有着不同寻常的洞察力，但有时，对属于另一种族的群体心理，他又往往完全缺乏了解^①。正是这一方面的缺乏，导致他在征讨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时，使自己的力量陷入了遭受致命打击的冲突之中，这就是他在短短的时间里归于灭亡的原因所在。今天，由于对群体的统治逐渐变成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对于那些不再想统治群体、只是要求不过分受到群体支配的政治家来说，群体心理学的知识无疑已经成为了他们最后的资源。

只有对群体心理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深刻地理解到，为什么法律和制度的作用对群体而言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没有能力坚持己见，而只能一味地接受别人强加于他们的意见。因此，如果想要对他们进行领导，那么就一定不要根据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而是要去利用那些能够让他们动心的事情、能够对他们产生诱惑的东西。例如说，一个立法者，他打算实行一种新的税制，那么他是否应当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方

① 对于拿破仑的这种心理就连他最聪明的顾问塔列朗也不是很了解。身为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塔列朗，曾在拿破仑时代担任过拿破仑的宫廷侍卫长和外交大尉等职。在他写给拿破仑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到，“对于自己的士兵，西班牙人会把他们像解放者一样来接待”。可是，事实却是，西班牙人是把他们的士兵当做野兽来接待的。而这种结果是所有熟悉西班牙人遗传本能的心理学家很容易就能够预见到的。

8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式呢？不，他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要知道，实际上在群众眼里，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最不公平事的才是最好的事。只有那种概念十分模糊，但是其所表达的意思却浅显易懂，而且又显得负担最小的办法，才是最易于被人们所容忍的。因此，不管间接税的税率有多高，总是会被群体接受，因为在人们看来，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所支付的那一点税金，是不会对他们的习惯造成干扰的，因此，间接税的征收也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但是，如果用工资或其他一切收入的比例税制来代替这种办法的话，即一次性让人们付出一大笔钱，这时，即使是这种新税制在理论上比别的办法带来的负担要小十分之九，但是仍旧会引起无数的抗议。人们更倾向于接受间接税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笔数目较多、显得数量很大的钱，一笔刺激了人们想象力的钱，已经完全被感觉不到的零星税金所代替了。从表面上看起来间接税并不重，因为它是一点一点零星支付的。这种经济手段需要目光长远的计算，而这是群众无法做到的。

这仅仅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当中人们很容易就能够理解它的适用性。当然，它也没有能够逃过拿破仑这位心理学家的眼睛。但是我们现代的立法者对于群体的特点却显得茫然无知，因而他们没有能力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历史经验至今都没有能够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人们从来都不会按照纯粹理性的教导来采取行动。

实际上，除了这方面以外，群体心理学还有着许多其他的实际用途。只要我们掌握了这门科学，就能够对大量的历史和经济现象做出最为真实和准确的说明，而一旦离开了这门学问，这些历史和

经济现象就会变得完全不可思议。我将在后面的文章中向大家证明，即使是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泰纳^①，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也理解得很不全面，这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仔细考虑过应当好好研究一下群体的禀性。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所处的那个极为复杂的时代时，他以自然科学家采用的描述方法来指导自己，但是在研究历史事件中所必须考虑的道德因素在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现象中却是几乎不存在的。然而，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历史的真正主脉。因此，单单从实践的角度看，群体心理学就很值得研究。即使完全只是出于好奇，也值得我们对它加以关注。破译人们的行为动机，就如同确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一样充满了乐趣。我们对群体禀性的研究只能算是一种概括，算是对我们研究的一个简单总结。除了一点儿建议性的观点，不必对它有太多的奢望。自然会有别人来为它打下更完备的基础。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触及的，只不过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的表层而已。

① 作为19世纪法国最杰出思想家之一的泰纳(Hippolyte Taine, 1828—1893)，撰写有《旧制度》、《论知识》、《艺术哲学》以及《当代法国的起源》等著名书籍。普法战争后，泰纳对法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状做过深刻的反省。

第一卷

群体心理

